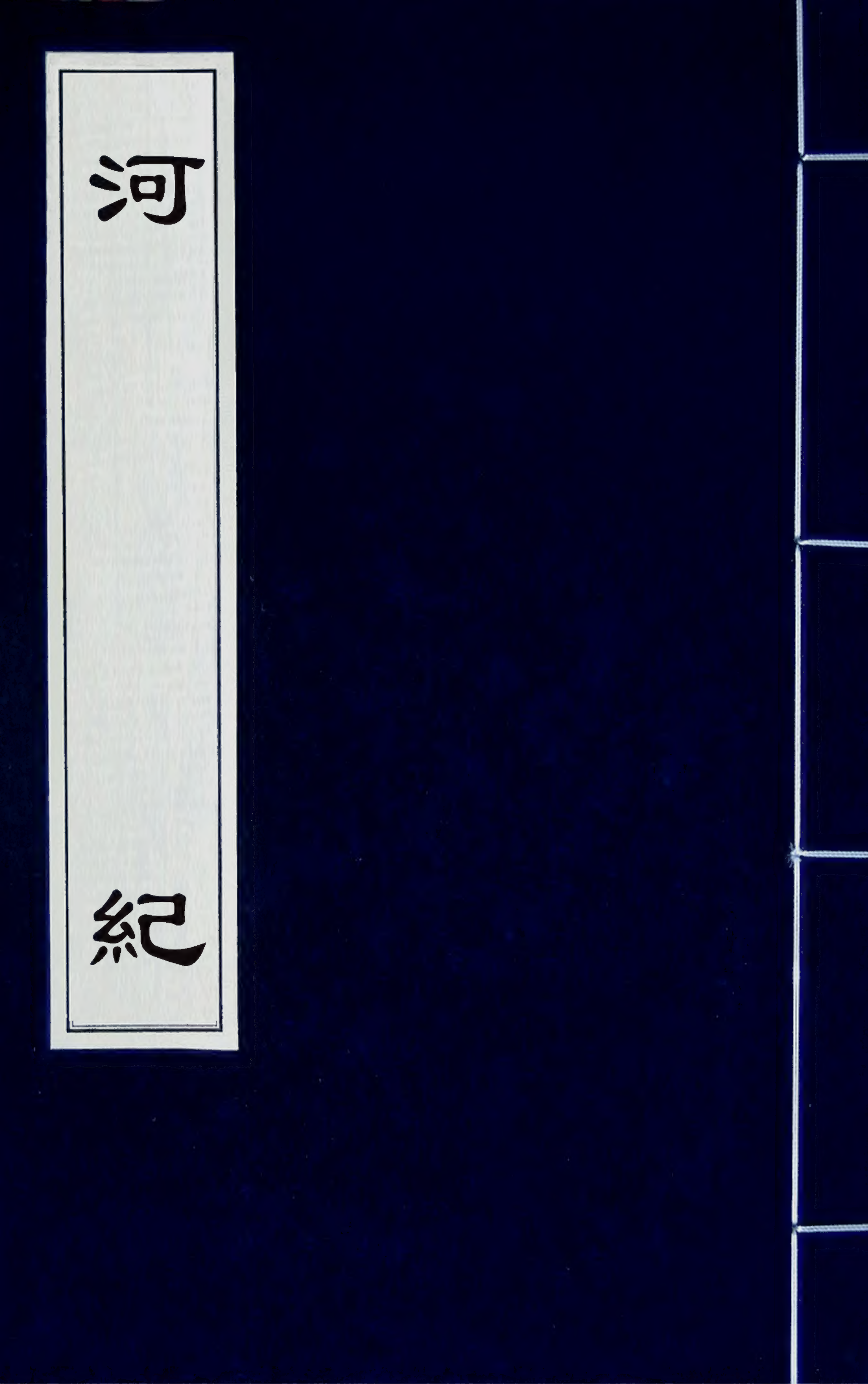

河紀

河紀卷之二

退谷孫承澤輯

萬曆元年黄河水平專行河運

六月戶科給事中賈三近奏徃因運渠梗咽當事者議復海運悉心講畫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終屬可虞今聞海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衝壞粮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没糧米幾五千石渰死運軍十五名臣因此反覆其事海道之勢與河道異河

道之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當時建議者計出於不得已始旣以不得已議行則今當因可已以議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摅今年江南諸艘入閘最早即更加十餘萬何有焉乞勑詳酌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盡入河運從之時張江陵反新鄭之政也

先是總漕王宗沐陳用海大計疏言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

漕運通則國計足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疏通無滯邇來事多敝滋無以黃河泛溢數患漂流故科臣復議海運而縉紳之慮很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害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聚水所委渺茫無山則趨避靡及近南水㬋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多警以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兹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

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因其曠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舉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曰都燕專勢三曰目前急勢唐人都秦右據岷涼而左通陝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人都梁背負大河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巫

閭以爲城而南通大海以爲池金湯之固天
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
不通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
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
人裴耀卿劉晏皆百計爲之經營者以彼都
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都燕則面受
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
者彼終歲用兵無暇於事河也彼又以爲河
運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也魚貫逆遡一

舟壞則連損數十舟同時俱靡不可避也一
夫大呼則萬艣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
丘濬所憂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熙洽王于
河而協以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
猶左臂從脇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
梁泰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專勢也黃
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
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
西衡也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

首猶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闕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璧則又纔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途益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爲患詎直今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變色者乎夫既失於河又不能通變於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室必啓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

風波係天數臣豈能逆覩其必無然趨避占
候使其不爽當不足以妨大計惟聖明采擇
上報可
至是停止海運請復遮洋總疏言國初海運
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
遂廢然尚留遮洋一總原有深意至嘉靖末
年給事胡應嘉建議裁革併入山東江北諸
總前制盡罷應嘉以鄉土之故忍變成法有
識者未嘗不扼腕而歎近因河道淤阻當事

諸臣復起新議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道路稍

諳今雖議罷宜查復遮洋一總即改海運把

總領兌河運北粮仍知會兵部海汛有警暫

調海口爲狼山聲援從之

二年黄河沙壅海口決房村令河臣濬治

三月科臣鄭岳請疏言國家借黄河爲運道

上自茶城下至淮安五百餘里乃茶城有倒

淤之患徐州有淹城之危邳州有淤塞決口

之虞稽之歷年可考也臣去年奉差經過淮

安正值水發之候民居飄蕩詢之地方父老皆言自嘉靖四十四年五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則高與山等此沙既壅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泥愈淤其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洪之平茶城倒流之弊皆緣此也今不濬海口之沙乃於徐沛呂梁地形高處日築隄岸以防水勢桃源宿遷而下聽其所之則水安得不大而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臣聞之惻然嘗見宋人李公義王令

圖會獻濬川耙法以圓扒八尺横於中以鐵爲齒齒列三兩端有鞴以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此古人已試之法試訪而用之能疏淮口横沙而去其最下之塞則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能疏呂梁積淤而得其高低之形則茶城自無倒流之患此固言之可採理之必然者命工部移咨各河道依法大加濬治

按宋神宗熈寧六年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

楊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爲爪形以
繩繫舟尾而沉之水篙工急櫂乘流相繼而
下一再過水已深數尺劉總河天和師其法
濬河著效
三年議開泇河
二月河道傅希摯言治河當覩其大勢慮患
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
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
呂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閘河

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為也若決於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至豐沛矣臣日夜憂懼悉心講求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惟今以資河為漕故强水之性以就我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耳泇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遣錐手步弓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之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

則葛墟嶺髙堅之難可避也徙陟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垣則良家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迦口上下則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之繹絡相因間有砂礓無碍挑空大較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脉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邳河權救一時

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以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泇河情事之洶洶而已哉若以十年治河之費成泇河泇河既成黃河無慮壅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今日不貲之費他日所省抵尚有餘者也故臣

以爲開泇河便章下戶工二部看議
工科都給事中侯于趙等題會勘泇河事宜
自泉河口至大河口五百三十餘里內自宣
河至清河三百餘里自來河道無恙無賴於
泇斷在可已戶部亦覆如科臣言奉旨這侯
于趙等所奏與傅希摯原議大不相同傅希
摯久歷河道他當初若無的見豈敢漫興此
議此必該道等官畏工久羈官故難其說陰
爲沮撓勘官據其所言漫爾回奏都是搪塞

了事之語深負委託令人平居都會說利害
沽名任事及至着落他實幹便有許多推諉
只圖優游無事捱日待轉誰有覩國如家忠
謀遠慮者似這等人如何靠得他成功濟事
且泇河之議正欲通漕非欲棄河而不理令
後他每既說治河即可以兼漕便着他一意
治河別工不必再議今後漕粮開兌遲悞責
在漕運舟行梗塞責在河道有曠職廢事的
都拿來重處管河司道等官都着久任不許

升轉吏部該科記肴

按泇河爲漕運便路前翁大立議開爲潘季馴所阻朱司空衡竟題罷彼時高新鄭意在用海不在開泇也此時張江陵當國意在罷海運而行泇故於傅希摯之疏亟欲施行而部科之任不力潘司空再起謀終不協而江陵之異議滋起泇議遂寢至三十二年李長垣化龍起自田間以司空治河決意開泇僅費二十萬而工成避黄河三百里之險至今

賴之追憶江陵之才識誠不可及也

七月查國初粮運自儀真抵淮安謂之裡河俱分入五壩轉盤黃河謂之外河原不相通後平江伯疏開清江浦江浦河縣天妃口徑通黃河仍設閘以司啓閉毎歲三月以後粮運過完即將原閘封閉隔絶黃水官民船盤剝如故其後漕規廢弛閘不能閉而黃水灌入河臣乃議塞天妃口以杜黃水剏開三里新河設通濟閘以通淮水其後閘廢不修淮

水不息黃水盛大淮亦因之高寶湖堤年年衝決盂興等處歲歲被災矣至是御史劉光國議以天妃閘地勢高於通濟淮水灌溢多於黃水謂宜將通濟閘及福興新莊二閘增卑培薄務令高厚堅固仍令清江廠分司專司啓閉每五月以後九月以前二水盛發之候嚴加封閉官民船聽其自行轉盤惟回空船至每二日啓放一次隨放隨閉不許官民船越閘以貽水患從之

八月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

高郵西堤決清水潭丁志等口

四年總漕吳桂芳題專官修復高郵西湖老堤傍老堤繇圈田改挑康濟越河并築中堤

按高郵捍湖老堤長亘四十里永樂年建至弘治間白昻于境內越民田三里鑿康濟越河通餉避湖者爲東堤其捍隔民田者爲中堤中堤之中有田數十萬頃則圈田也嗣後

圈田渰没老堤傾圮萬曆三年泗淮南下衝決清水潭等處故塞決後郎議修老堤甃砌磚石改越河廢東堤改築中堤以便牽挽

志曰揚州東北二十里許至揚子灣漕河東爲鹽河專爲鹺運而鑿之渠由江都歷宜陵鎮一百二十里是爲泰州州治州治而北不二里許則泰州之水田也從東西二壩而下入新城河港白口寧鄉司凌亭而北一百四十里爲興化稍折而西南八十里爲高郵再

折而西北一百二十里爲寶應又再折而東北九十里爲盐城是起自泰州以及興高寶盐紆廻雖共四百三十里然阡陌連壤東漸於海西濵於湖而盐場草場河泊湖港則周遭不下數千里而嬴矣千里之內往來者止憑舟楫之通畧無牽挽之路其形共類一釜底古所號澤國也然所由稱沃壤者徒以湖堤固而水利興耳隄一決則千里者壑矣沃則俱沃壑則俱壑未有一州被水而一州獨

異一縣被水而一縣獨存者也故言其合也
則五州縣者其利害其豐約均者也無彼此
一也言其分也則泰州田於邵伯湖爲近邵
伯隄决先泰州而興高寶鹽次之高郵興化
田於高郵湖爲近高郵隄决先高興而泰寶
鹽次之寶應鹽城田於氾光湖爲近氾光隄
决先寶鹽而高興泰次之水至有先後水害
無淺深蕃射陽等湖所不勝瀦而廟灣等口
所不及宣者也譬之人然諸湖皆喉也五州

縣田皆腹也海口一尾閭也水自喉入必腹滿而後從尾閭以出而謂腹以內有一之不受者乎況大於喉小于尾閭多其入少其出而謂不漲滿於腹也無是理矣

五年黃淮兩河交變海口壅阻命以督漕運兵部左侍郎吳桂芳爲工部尚書總理河漕先推總河都御史李世達改推別用

時淮泗之水破高家堰黃河灌入青口挾淮泗南下泛濫淮揚間已而吳總漕報稱草灣

開通淮水消落至是淤墊如故給事中劉鉉
言治淮以開通海口爲策宜簡方畧大臣一
員會同河漕諸臣相踏咨度爲新運計上令
吏部推有才望實心任事者以聞于是吏部
請以漕臣吳桂芳加銜總理得旨近來當事
諸臣意見不同動多掣肘以致日久無功令
以此事專屬吳桂芳經理河道都御史暫行
裁革李世達改推別用其選任部司處置錢
粮具許以便宜奏請若明歲運道有梗戶部

查先年海運事宜行

請濬雲梯海口䟽言淮揚二郡洪潦奔衝萬民號泣所在凄然葢濱海汊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横流盡成泥滋而塩安高寶不復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請另設水利僉事一員專疏海道而議淮安管河通判改爲水利同知令其審度地宜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黄河皆趣海

何必專事雲梯幷乞留後幇漕糧五萬石及

輕齋內河工銀二萬五千四百三十餘兩以

備鳩工庀淮河各得所歸運道亦還其故下

吏戶兩部議悉如其請乃優詔答之曰淮揚

積年水患朕切隱憂奈無實心幹理之人吳

桂芳素有才望所陳治河當先治海尤切事

理即令悉心經畫舉行未幾桂芳以病卒

按明初之制自瓜儀以至通州河道皆屬漕

撫設郎中二員南北專理之其諸洪閘各有

主事一員專司漕運都御史勑諭則各有自
通州至揚州一帶水利有當蓄洩者嚴該管
官司并巡河御史管河管洪郎中等官設法
疏築以便粮運怠職悞事者一體參奏凡有
便于粮運利于軍民悉聽爾便宜處置之命

河漕事原歸一其後偶遇黃河潰決則專勑
大臣一員往治竣事還京不常設後運有水
患遂以爲定員其職專管黃河於曹州駐劄
河南山東管河副使則屬之管河郎中洪閘

王事不相屬也故總河勑云今特命爾前去
總理河道其黃河北岸長堤幷各該隄岸應
修築者亦要肴寔用工修築高厚以爲先事
預防之計如各該地方遇有水患即便相度
訪究水源可以開通分殺幷可築塞隄防處
所仍嚴督各該管官員斟酌事勢緩急定限
工程分投用工作急修理凡修河事宜勑內
該載未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事體重大者
奏請定奪此原勑也後增入云近年沛縣迤

北漕河屢被黃河衝决已經差官整理今特
命爾前去總理河道督率管河管洪管泉管
閘郎中主事及各該三司軍衛有司掌印管
河兵備等官時常往來親歷多方經畫遇有
淤塞去處務要挑濬深廣葢此勑亦爲黃河
衝塞漕河故有是命其寔專爲黃河也先年
總漕都御史每歲押粮運進京會議往迴查
看河道其後私托巡按奏留自嘉靖元年都
御史俞諫後更不赴京矣至嘉靖二十年二

洪淺阻粮運不通總漕乃具疏盡推之河道

奉旨切責自管河都御史而下俱戴罪料理

自此總河總漕分爲二竟以漕爲米不知爲

河矣而且彼此水火漕法始亂

是時河患孔殷朝議復行海運南工部尚書

劉應節請開膠萊新河疏言海運之難以放

洋之險覆溺之慮耳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

州以北楊家圏以南計地約一百六十里其

應挑濬者不過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也

宜因山東班軍一枝屯駐膠州者令附近諸營起軍數千度地分工量工命日以實心任事大臣一員董之可成不世之功部覆原議聞見旣眞籌畫又熟以他臣督之恐議非巳出別生異見宜專勑一道付本官專詣膠州相度經營弁未盡事宜悉聽便宜行事得旨這膠萊河議節經行勘俱爲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旣的有所見不必覆勘就着徐栻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

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稱
行朝廷屢議開河止爲通漕與治河事務不
相干涉再有造言阻撓的拿來重處
劉司空濰縣人余曾於其家得開膠萊疏一
冊極其詳備彼時江陵相亦銳欲舉行及徐
司空受事捨引河之議而用泉水事難費大
又與本省撫按相左而濟寧臨清開店者廣
布流言劉司空後具疏題止夫都燕行海運
天地自然之利也而成山大洋之險誠有可

畏如開新河自淮安入海至膠州入河出海倉口抵天津俱行海邊猶之行漕也顧數開數罷迄無成績崇禎十五年登撫曾公櫻曾疏請開之上發給銀十萬兩登人張司寇忻力撓之内閣陳演又妄信賀王盛之言請開文登養魚池適曾公陞去遂罷

六年詔復以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理河漕是時高堰崔鎮之決口俱未塞運道梗阻議者謂諸決口當勿塞開支河以殺水而濬海口以通

之季馴巡視河干以爲海口固潮汐之所從來往也隨濬隨淤何可濬惟導河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以濬海也然河未易以人力導惟繕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即以導河也令河決上流固宜疏今下流決也欲疾赴海而害袪豈必疏哉於是築堰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堤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處河內衝閘而涵漕也嚴五閘啓閉獨以待漕艘自徐抵

淮亘六百餘里築南北兩堤蜿蜒相望於是淮
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於海海口不濬而通
兩河經畧疏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
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
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
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
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
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
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

隄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斯也後因剝食既久隄岸漸傾水從高家堰

決入一郡遂爲魚鼈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葢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

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
難也河身旣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
三四百丈滔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
足而欲另尋他所别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
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
灣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
平江伯之故業髙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
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黄浦口

次第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遥隄或葺舊工或剏新址或因高岡或塡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黄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濬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黄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

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於磨臍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

開復故河疏略言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廣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後一變而爲溜溝再變而爲濁河又再變而爲秦溝止因河身淺澁隨行隨徙然皆有丈餘之水未若今之逾尺也淺愈甚則變愈速臣等與司

道諸臣計之故河之復其利有五河從潘家口出小浮橋則新集迤東一帶河道俱爲平陸曹單豐沛之民永無昏墊之苦一利也河身深廣受水必多每歲可免泛溢之患虞夏豐沛之民得以安居樂業二利也河從南行去會通河甚遠閘渠可保無虞三利也來流既深建瓴之勢導滌自易則徐州以下河身亦必因而深刷四利也小浮橋之來流既安則秦溝可免復衝而茶城永無淤塞之虞五

利也臣等以爲復之便

築高家堰疏畧曰治河之役古今稱難今日之河緣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是以桑梓鞠爲巨浸陵寢亦有小妨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河隨躡其後故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聚今塞高堰乃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曰高堰據黃浦之上游而黃浦爲其實應城之門户高堰既築黃浦之工自易

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一帶田地盡行涸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内民業皆可耕穫而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

季馴之言曰治河之策莫難於我朝而亦莫善於我朝自宋元以前欲避河害而已故賈讓不與河爭我朝藉河資運不與爭得乎此謂難矣然以治河之工收治漕之利漕不可一歲不通則河不可一歲不治故宋元以前

黃河或北或南曾無寧歲我朝河不北徙者二百餘年一舉兩得所以爲善又曰或問河堤之決可罪河乎曰河無不暴要在守耳譬盂水執事不戒損盂一隙水必迸出凡罪水者悉官吏委避自解也

李興化春芳重修高家堰記曰高家堰在山陽西北四十里緫自漢廣陵太守陳登所以障淮也至我朝黃河由壽歷頼循淮而會於清河口繼由孫家渡趙皮寨循渦而會于清

河口以故高家堰愈益重陳恭襄瑄則岸築之其後黃河由飛雲橋出小浮橋循徐邳而下司水諸臣遂無復事高家堰以是堰日頹頻年以來黃河分流入渦而故所行道若桃源淸河口多壅閼水不得盡歸海稍溢則滅堰直入高寶于是淮南北僉蒙河患矣上命江公總漕政潘公任河漕相與協理河道潘公巡覽地宜遂決策以築高家堰爲首務是時恭襄舊堰若上堰下堰猶可指見若中堰

則湯恩口六羊口貝滿口大澗口爲崩浪所湔洗日深潘公以中堰屬郎中張君譽措揮俞尚志等率銳士以從堰合會六月霖雨復圯八月水落視諸塞口皆決且深矣衆謂堰必內徙乃可成潘公謂中堰深者不過三十丈耳如內徙則益深且遠至数十里舍近易役遠艱非便計也又外增數十里風濤撞擊堰將益危于是堅持舊堰之議申命文武之屬分督中堰諸決口數日而塞惟大澗口做

深傳云鼉窟感雨夜果聞鼉鳴塞決以埽安置一埽則潘公立埽上以其故埽堅壁無走者諸決口既塞而河淮合流趨海勢雄鉅漂駛清口之沙積數十年莫能濬者盡滌海口之沙自開矣乃益集徑夫增培之潘公與士卒同辛苦雖大風雪往來泥淖砣砣不少休堰成高一丈五尺厚五丈基厚十五丈大澗口則爲月堰廣三十丈于諸堰密布樁入地深浪不能撼樁內置板板內置土土則致自

遠皆堅實者又創公宇堰上以弭使節爲太
使廳設大使一員弓兵百名以守爲鋪舍若
干間人八名夫千名以修又議歲費著爲例
云
十三年修寶應越河工成
寶應有汜光湖素稱重險明初平江伯陳瑄
築石隄于湖之東蓄水以爲運道上有所受
而下無所宣後決爲八淺滙爲穴潭則興鹽
諸場皆沒而淮水又間從周家橋漫入汪洋

無際總漕李世達會巡按巡鹽二御史請於
石隄之東開越河以避其險乃命工科給事
中馮露往視之河身長一千七百七十六丈
凡爲石閘三減水閘二爲隄九千二百四十
丈石隄三千三十六丈行隄五千三百九十
丈費公帑二十餘萬民不知役總河王廷瞻
以聞賜名弘濟
是年京師議行水利附載於此夫都燕而專
恃江南之漕黃河遷徙無常漕河梗阻足慮

元人虞集曾建近海水田之議不能用至海運不至始令危素爲大農使於霸州文安一帶大開水田而已晚矣明人建京東水田之議莫詳於徐尚寶貞明按貞明於萬曆初爲工科給事中上疏請於近京瀕海沿邊之地疏溝洫建屯營嘗歷薊永眞保某泉可引某水可渠言之鑿鑿有據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貞明視之爲邏者所跡被謫行次潞河著潞水客談一書兵部尚書譚綸見之曰綸

久歷塞上知其必可行也時順天府丞張國
彥道臣顧養謙方有事于與水田行之薊州
玉田豐潤而效于是薦貞明召還爲尚寶丞
工科都給事中王敬民復疏薦上特加貞明
尚寶司少卿賜專勑令與撫按官勘議貞明
謂凡民難與慮始條列數欵以釋民疑上命
撫按官曉諭所在軍民而廵關都御史蘇酇
復疏言曰治水與墾田相濟未有水不治而
田可墾者也畿郡之水爲患莫如盧溝滹沱

二河盧河發源於桑乾滹河發源於秦戲源遠流長又合涞易濡雹沙滋諸水散入各淀而泉渠溪港悉從而注之是以高橋白洋等淀大者廣圍一二百里小者四五十里滙爲巨浸每當夏秋淋潦之時膏腴變爲瀉鹵菽麥化爲萑蒲矣夫水患之當除大槩有三曰濬河以決水之壅也曰疏渠以殺淀之勢也曰撤曲防以均民之利也唐刺史盧暉於河間開長豐渠引水東流以溉田宋臨津令黃

懋屯田雄莫等州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民賴其利嘉靖初年巡撫許宗魯濬三岔口引諸淀入海而景州劉深開千頃窪導決河入渠民免水患此皆昔人遺法而近世行之有效者也工部請以鄭議并令貞明偏歷郊關與撫按司道講求疏濬瀦蓄之法焉於是以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鑄督理墾田水利關防許便宜開水田至永平一帶相地形弁財力募南人為倡業有成緒戚畹近侍皆有

近畿庄田恐奪其産且議行白糧取自桑梓爲後害㗂御史王之棟疏稱不便上面諭內閣令罷之工部言開墾成熟地已三萬九千餘畝棄之可惜不聽

後崇禎十五年帝御門詗潞河客談出示侍臣命户部行畿輔水利大學士吳甡薦原任鄖撫袁繼咸起之戍所以寇亂而罷

十五年命工科給事中常居敬踏看黃河衝決兼督工程從大學士申時行所請也

時黃河漫流自開封封丘及東明長垣多衝
決大學士申時行言河道未至大壞不必復
設都御史但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往河
南等處踏看衝決處所稽察各該管河官員
就便催督興工各處錢糧會同巡撫官隨宜
調發期以初春起工夏間畢事卽伏秋水發
河流不至北徙徐淮以下自然安流而運道
可保無患上從之故有是命詔河道隄防節
年修築不堅以致衝決該管官五年內者巡

撫奪俸三月道官降俸一級內有養病致仕者不許推用現在論劾者從重議處

督河楊一魁議因决濟運導沁入衛居敬言衛輝城卑于河恐一决有衝潰之患沁水多沙善淤入漕未便不如堅築決口開河身加浚衛河民得灌田尤爲完計上從之

禮科給事中王士性上言黃河自徐而下河身高而東以隄行隄與徐州城平委全力於淮而淮不能敵黃水乘運河如建瓴淮安高寶

與鹽諸生民託之一九泥決則盡化魚鱉而

議者如蟻穴漏巵補救無寧歲總不如復故

道爲一勞永逸之計也河故道由桃源三義

鎮達葉家衝與淮合在淸河縣北别有濟運

一河在縣南蓋支河耳河强奪支河直趨縣

南而自棄北流之道久且斷河形固在也自

桃源至瓦子灘九十里地下不耕無廬墓之

礙至開河費視諸說稍倍而河道一復爲利

無窮章下所司常居敬言故道難復不行復

議開砦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淤者復疏
十六年四月起原任刑部尚書潘季馴爲右都
御史總督河道時季馴以鑴職爲民言官交薦
之至是凡四治河矣
六月季馴建閘啓閉疏言黃河之水濁而強
汶泗之流清且弱交會之處則茶城是也每
伏秋黃水盛發則倒灌入漕沙停而淤勢所
必至黃水消落漕水隨之沙隨水刷不待濬
而自通矣縱有淺阻不過旬日如萬曆十年

中河郎中陳瑛創建古洪内華二閘匆遇黄水暴發即下板以遏濁流之横而閘内無壅阻之苦黄水消落則啓板以縱泉水之出而閘外有洗滌之功去伏稍失開閉之防遂至漂壅失常歷懷當宁臣于前月望至宿遷閲視同知徐申謂本月望前黄水偶長丈餘漫入洪口即令嚴下閘板至二十一日報黄水稍落於是啓板通漕衝刷成河通行無滯至閏六月等日然前不過七日後不過三日隨

長落此即二水勝負通塞之故也勘科常居
敬復建口閘一座去河愈近則吐納愈易足
爲水利但建閘易守閘難運貢之馳行固急
勢豪之開放不時數日之羈程不能待而千
百年之利害且決裂矣乞特賜綸音如萬曆
八年清江浦三閘之法以嚴啓閉庶河渠永
有賴矣部覆如請
九月河南巡按御史王世揚奏河南境內黃
河自潼關至歸德開封等處奔流二千餘里

去總河督臣甚遠宜于撫臣勅書增兼理河道一條與督臣協同行事詔從之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淮水泛溢高于城溺人無算總督河道潘季馴上言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理不可鑿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霪水漲久當自消季馴治河三仕三巳總以河求故道築堤束水借水衝沙爲王

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以圖堅久謂縷遙二堤俱爲防河善法但宿遷以南有遙無縷獨亘河以西地勢卑窪歲歲患水宜將堤查閱堅固却將縷隄相度地勢開缺放水沙隨水入地隨沙高庶消患而費可省一接築遙隄以防奪河謂黃河之勢分則河遂奪緩則沙遂停宜自永賴亭以下接築遙隄計五百四十丈至董家溝止廢河無分流而事可永賴一議支渠大隄以杜淤淺謂

徐成積潦悉繇新開支河洩出惟鬼山迤北王家林一段約長十餘丈迤南倪家林一段約長三十餘丈宜倣支河新隄之法築大堤一道自無塌損之患積水勢若建瓴矣一增砌石隄以固保障謂髙家堰當湖之處中段原鑲石隄足當風浪其右隄南北俱係土隄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槩砌石徐州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工以二十一年爲始應用錢糧俱于歲修銀内割處八年之内准可通完

矣一濬河避湖以利漕渠謂自夏鎮閘迤南起經李家口等處挑開裏河一道計七十餘里從滿家閘西攔河一壩使汶泗上源之水盡歸新挑河不得洩入諸河以致勢分力弱又于李家口設减水閘以洩沛縣積水將仍前議新砌湖邊石隄移建東岸以當風浪則新河既可隔絕湖水砌石又可捍禦河隄于運道民生所利非淺疏下部議

八月河决山陽衡决堤岸江都邵伯等處湖

水泛溢特設巡河御史一員督理
二十三年泗水爲患工部沈思孝疏參在事諸
臣上奪總河舒應龍職爲民條議科臣陳洪烈
劉弘寶降極遠邊方雜職查勘科臣張貞觀彭
應參以既爲民免究潘季馴吏工二部查明來
說令差勘臣張企程立限五日作速前去勘議
具奏
是年三月總河楊一魁會禮科給事中張企
程會題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壩新河自

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强導淮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閘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洩不及南注各湖爲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于是淮揚之田盡可稼

按金家灣在邵伯南五里許通芒稻河入
江之捷徑也是年既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
河復建減水石閘三座由芒稻河通江一十
八里亦建石閘一座於是河水有所宣泄
二十四年九月戊戌河工成總理河道楊一魁
總督漕運褚鐵等賞賚有差
時治河諸臣議論稍異河臣既欲分黃以導
淮而漕臣以黃家壩之役工力重大宜在所
緩御史牛應元折衷其說言治水猶治病病

有的證藥有緩急淮黃的證也劻因草灣之
開宣洩不利遂致黃流上壅繼因黃流之壅
遇漲逼阻遂致淮流下決尋因淮流下決清
口空隙河水乘而上演遂致有門限沙之勢
至沙勢隄防淮壅而潰爲患遂滋今欲爲治
標之圖則如漕臣言導河南下大破曲防諸
潰俱洩勢便而功甚易若清口之壅如故則
病根原在欲爲治本之圖則如河臣言分黃
他避淮流無侵功大而利遠况科臣林熙春

河臣楊一魁業奉重託科臣張企程業奉特
遣分黃勘議業奉明旨是河臣既身肩大役
原疏所謂亦不過於六十八萬金而止國家
亦何靳於此疏上定主分淮之議而功成
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堌口溢於河南之
夏邑永城界經宿州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
入大河半由徐州入舊河濟運而二洪告涸總
河尚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
按黃堌口乃賈魯舊開處也是年大決總漕

尚書祕鐵言黃口宜塞恐河南徙嚙歸仁堤害將立見總河尚書楊一魁謂黃堌口深淵難塞議浚小浮沂泗築小河口工成果利運尋久旱運河澀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議浚黃堌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救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黃河自古爲患近自分黃道淮工成鳳泗淮揚免昏墊之災又自黃堌一決全河南徙兗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餘波出於義安者又導之入小浮橋

足以濟二洪之涸則今日之河既有合于
隄放水之議矣而議者猶曰運道有淺澀之
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沒之苦不知
國家運道原不資于河全河初出亳壽之郊
以不治治之故歲可無治河之費其後全河
漸決入運因遂資其灌輸五十餘年久假不
歸又日築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洩于是濁
沙日澱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則鎮口受淤魚
滕被侵下壅清淮則退而內豬盱泗爲魚以

至瀨河沒溺歲運飄流甚至浸及祖陵而當
事者猥以運道所資勢不能却之他徙臣奉
明命改紘易轍首開武墩經河次疏具壩固
莊又挑小浮橋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
橋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斷之流已足濟運矣
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在固不
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葢決河所經有山西
阜子諸坡湖以爲之滙有小河白洋固朱等
河溝以爲之委祖陵雖處上游崇岡疊嶂諒

無可慮即歸仁一閘見爲險要亦非水衝甚一失守亦不過下浸桃清由洪澤諸湖以下清口勢不能逆流倒灌上及盱泗也至南流泛濫雖不免爲下邑生民之害碭山水道當衝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須遷城以避河患其以堌口被災者惟有蕭宿靈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時豐沛魚滕徐邳不被淹沒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幾爲魚鱉乎較之今日孰重孰輕故臣始終自信以爲止就已

成之功稍終末完之緒則自不至爲運道之虞亦不能爲陵寢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說焉禹之導河析二渠播九河隨水之所向不與爭利今河南山東江北州縣棊列星布在在隄防水不及汴梁矣則恐決張秋不及張秋矣又恐淤鎮口不及鎮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爲我所占無容水之地固宜其有衝決也今若空碭山一邑之地北導李吉口下濁河南存徐溪口下符離

中存盤岔河下小浮橋三河道在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蕩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賦歲省修河萬金之費此亦一時之省事萬世之長圖也部覆如議上以河漕並設徒滋異議遂統屬一䰟兼理尋詔還掌部事二十六年六月以吏部右侍郎劉東星改工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漕河東星旣循行河隄相度便利以爲漕渠梗塞其治在標河流橫決其治在本兩制而兩舉之於是請開趙渠

次年告成晉官賜蔭又次年渠邵伯之湖又次年議開泇河泇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汶下流南通淮海漕河一奇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莫或決策至是始決議贊成而會以病卒

請開趙渠疏言黄河自商虞而下歷丁家道口馬牧集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老黄河故道自元及我朝嘉靖年間行之甚利至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北河遂淤萬曆七年總河潘季

駁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不果河決黃堌而
南徙蕭縣韓家道口至趙家圈一百餘里衝刷
成河即先年議復之故道也蕭趙家圈尋老
河故道開挑蕭東鎮曲里鋪石將軍廟至兩
河口直接三山臺新渠計長僅四十里摭運
同趙墹等估挑濶十丈深一丈募夫五萬人
費可八萬餘兩不過一月有半可以竣工共
河一開則是前大挑運河及大挑濁河工程
俱可節省誠所謂事半功倍者也至於善後

之策則商夏迤西一帶舊堤宜行河南管河官修補朱家窩東北有毋河舊渠宜摟挑寬濶使足容受洪流趙家圈瀰漫易淤宜先挑支河擇迎流處所開口仍於對河南岸捲埽築磯嘴壩逼水直射以免復淤之患李吉口故道去冬已挑成數里前功似不可盡棄但自李吉口至鎮河口三百里而遠不若自趙家圈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況大浮橋既已建閘節蓄汶泗之水則鎮口一帶濟運亦無

藉放黃流也部覆如請
三十年以河道巡撫曾如春爲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治河力主開黃家口領六十萬金旣開新河雖深廣其南反淺溢故水不行所決河廣八十餘丈而新河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旣囬勢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勢衝之何患淺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濁下皆泥沙流勢稍緩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漲衝魚臺單縣豐沛間如春聞之驚悸暴卒

工科右給事中宋一韓請速黜用河臣上命
候代總河李三才暫攝三才受事後以河上
情形具揭投部科工科摭揭上言黃河故道
已復陵運無虞惟是蒙牆決口未盡堵塞李
吉口堅城集閒有淺阻未盡挑濬南岸隄防
卑薄未盡挑築義安山潰入小浮橋未盡歸
一徐邳以隄岸傾圮未盡增幇而且戞戞乎
歎河之難塞也防河如防邊師有三鼓河有
三候六月隄其一鼓也作氣時也七月則再

大涸至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
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拷挖灣
大加疏濬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
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
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尚陽西堤頻年
爲黃水壅激湖水齧蝕已多恐陽湖漸高則
黃水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也因令
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崖釘樁下埽
實上築堤以遏潮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

以殺其勢仍候以挈妻吳楚之法姑少嘗之

水信以為工程可也若堅城以上深其中流

徐邳以下高其兩岸使下流有所容上流不

得決而舊河率以塞此十全之策固非今日

所能辦亦今日所不可不辦也伏望亟勅工

部飛檄當事諸臣依舊總河分派工程悉心

料理以圖萬全上令採其語與新總河行之

三十一年四月以原任川貴總督李化龍為工

部尚書總理河道時吏部將各衙門所舉棄名

上請上特用之化龍既受事徧行淮徐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跡喟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呂梁之險而措之袵席者也乃上疏言開泇河便鳩工濬舊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原估一百五十萬止費二十萬兩而工成于是運艘通行無碍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為巳至迄今賴之

請開泇河酌濬故道疏畧言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繇蘭陽道考城至李吉

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是名濁河為中路繇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繇潘家口過司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是名離符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於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群議以與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自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故爲今之計唯守行隄開

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朱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苦賠窮民得以養善五粮船過洪必約春盡夏畏河漲運入泇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

城向若洪水暴至泇河既開徐民之為魚者亦少無疑者二題請遵照施行

化龍以平播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丁憂回籍上疏言臣思泇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涉淺韓莊台莊部山一帶尚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于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於王市等處建閘三座于彭家口台莊等處各加展濬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泇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黄河

鼓而盛八月則三鼓而竭矣今已河勢虛惰銳不可擊合用李牧急入收保之法謹避其鋒急保歸壩并固守諸要害可也然河非持久之水也每泛漲一次不過三四日旋落矣俟其水勢消落機有可乘合用張仁愿搶築三城之法即日萬杵齊發水漲復上可也至于李吉口堅城集以下水勢漫散決口既難徉塞而堅城諸處更無洩水之區恐其奔決口也愈怒其爲力也愈專此時合用周亞夫

堵塞以絶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堤者如此敢備述上聞以釋南顧之懷報聞

按李司馬長垣人爲近代殊絶人物當播會之變西南半壁已搖司馬譚笑取而郡縣之開泇之役幾議幾罷以江陵相之才力欲開而未能司馬唾手告成避黃河之險就平渠之安微公開之此後二洪屢變漕之中廢也葢已數十年矣人謂司馬治河之功與陳平江宋尚書比烈然哉

時汪大司農應蛟巡撫保定議興轉水利以
省江南輸輓言按境內山川圖蹟質以耳目
聞見易水可以溉金臺滹水可以溉恒山溏
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
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故號
河中視江南澤國不異至於山下之泉地中
之水所在而有議督委各府佐貳一員及州
縣正官併選南官中能識水利者周循勘識
其處可通渠築堤高則灌注下則車汲悉照

南方開水田法量撥軍民夫役以便宜處置
計六郡之内可成水田者奚啻數萬頃每歲
收穫可益穀千萬石饑民從此富饒永無旱
澇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
糴於北此國家無窮之利
又蹠天津葛沽一帶地廣人稀臣爲之相度
疆理督行道府副協等官買牛置器開渠築
堤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地共五千餘畝内
水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收四五石餘

三千畝種薥豆者畝收一二石種旱稻者則
以鹺立稿大約水稻可收六千餘石薥豆可
收四五千石若盡依今法爲之墾地七千頃
歲可得穀二百餘萬石且地在三岔河外海
潮上溢則取以灌溉於運河無妨白塘以下
多竈地原無粮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地
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粮差不過一分八釐
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仍給種於民亦甚
便

汪司農一代偉人所言水利鑿鑿宏議使能
行之豈獨畿輔之福乎唐人都關中大修鄭
白二渠歲漕一百二十萬除留於揚州者入
關止四十萬太宗時斗米二錢此非畿輔水
利之效耶而何必乞靈於一河也
天啓六年五月總河李從心開陳溝駱馬新河
成
疏言臣二月謁陵行河經宿遷過淺劉口磨
兒莊等處中河分司趙濂同知宋士中及各

州縣官綁耆長年三老攔稱遲年遲綁到此一船挽拽夫百計以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衛以償官夫人力與水勢爭衡篙纜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激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俱皆等待各會議要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計程六十七里另挑一河已有成議臣即同各官步行隨其指畫皆可施行及臣囬經臨則見畚鍤雲集工有次第臣

復同各官步行遂段閲視慰勞仍不次催儧於五月初十日全完河工告成從此運船改由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幇拽之費可省漂蕩磕撞之虞以杜風浪不能為之阻而各船啣尾直進可以計日計程無復躭延阻壓之苦與中河分司淮徐道復詳開龍門放水行舟等因到臣該臣詳批陳溝駱馬新河工程既已竣運務亦永頼即今龍門開壩放水行舟似難久待仰司道先擇吉日舉行聽候本部

院西巡畢日躬親查閱繼則南直黃淮之河不虞旱而虞澇俱可勿慮矣

駱馬湖在宿遷縣西萬曆中因磨兒庄水溜時損糧船因築堤遏山東沂水入駱馬湖令出清江浦糧船進董家溝陳家溝由此湖入

泇河

崇禎六年夏五月運河淺阻降總理河道尚書朱光祚一級帶罪後以蘇嘴決被逮

七年冬十一月漕運總督楊一鵬議濬泇河從

之

八年秋九月駱馬湖淤阻舟總河尚書劉榮嗣開新河罔績被劾逮治

時駱馬湖潰決泇河運道中阻榮嗣創爲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之尺許其下皆沙每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

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迦不願入新河榮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苦於淺澁於是南科曹景參上疏糾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錢粮撫按查勘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者

按司空曲周人清眞之品爲戶部郎時與同官鹿善繼留金花銀兩侃侃著譽人遂以東

林目之遛烏程此時大興黨論故覆之極嶮致其父子斃獄不盡爲河工也其後臺省多糾烏程者曹景參疏言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衆議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拂衆議而安其留於是大爲時論不許及外黼

上疏稱天子門生嚴旨革職

吏科給事中王家彥慎推河臣疏言河事至今日而難極矣數年治河諸臣歷經廷推乃玄圭告成者伊何人哉李若星以修濬不力

着議併任矣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遠擊
就訊今欒嗣又以挽黃圖功提問繼之六載
未幾河臣三易得無曰四岳之墜言於鯀唐
虞之世即已然矣而諉是為河之不可治乎
夫河非不可治也患在治河之人之未得耳
夫河務與諸務不同以天時則陰陽風雨之
異候以地利則夷險高下之異宜且數十萬
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件件俱須綜理數萬
衆人徒是役則日月省試刻刻俱須課實非

其人之精勤無間夙夜則不能瘏手口而集事非其人之敏練洞中機宜則不能周水土而四應非其人之果鋭强壯不能振朝氣而耐風櫛雨沐之劬非其人之虛心善下不能破崖異而屈群策群力之効猶未也域中兩大事一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之事矣流寇披猖耽耽虎視萬一不戢一綫運道尤泥可封非其人之才堪爲憲猷足籌雖不能控三方而資彈壓以收建瓴銷萌之

力廷推者可不慎選以副得人之明旨乎

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倉逺過馬家濠不惟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下部議

十三年七月臨清副總兵黃徧恩上海運圖云海運當講者三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而海無之河水旱乾必借湖泉而海又無之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共畏者成山爾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洋轉列公島至登州此夷險明矣當日兵事初起陸運費每石至二兩五錢臣改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遼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

又疏海運將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轉船接至萊河其間通濟大河多造脚船如通州抵壩故事于嶺上建倉駕車倣古河陰洛口之運待回空受載自淮河抵膠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毎年三運四運無不可者

十五年九月流賊李自成合羅汝才之賊久圍河南開封城中食盡勢不能支巡撫高名衡與推官黃澍謀掘河灌賊使澍密啓周王許之壬

午夜掘朱家寨大堤河水奔入城圯周王及巡撫各官俱北渡溺宗民數十萬賊營高處亦没萬人次年春二月差工部侍郎周堪賡治决口踰月工完

周司空汴河决口疏言從來治河不易治此時之汴河尤不易蓋平居之日即有河患人夫埽料可一呼而集今汴省陷没問官無官問人無人臣以不習水性之人一旦肩此重責惶悚無地臣因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久

官汴渠就而詠之言汴中形勢南高北下所
患在河北荆隆口一帶舊常潰決河南重堤
宋人所築號曰金堤取用許州立土堅如鐵
石去年之決原出人爲非因河勢今河雖南
流汜濫各縣未有渠道治之或不甚難惟得
人分理庶易奏績臣堅問其人因薦懷慶府
同知李芳蘊今陞南陽知府未任素饒材幹
慷慨任事臣亦素知其人伏乞皇上念河工
重大隻掌難支准留芳蘊與臣同事工部再

撥給現在銀兩使不束手臣單騎馳往庶可
藉以報命以紓九重南顧疏上乞之

自跋

河紀二卷非如史家河渠書蓋漕政也漕為天
下重務而其通塞恒視乎河河安則漕安河變
則漕危漕之安危　國計民生繫焉重漕故當
重河紀中紀治之人治之事治之言不厭其詳
詳之者重之也海也者通河之窮也新河也者
避海之險也至于理兩畿之溝洫省東南之輸

輓上法堯甸之粟米下稽唐轄之六渠汪大農徐璽卿石畫在焉有其舉之無問河矣嗚呼河之暴如猛獸制而伏之使不爲害力之大也屏而棄之使無所用謀之長也

都門八十一老人孫承澤撰